

PRODIGALS OF THE CAMPUS

刘小虎 著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同学
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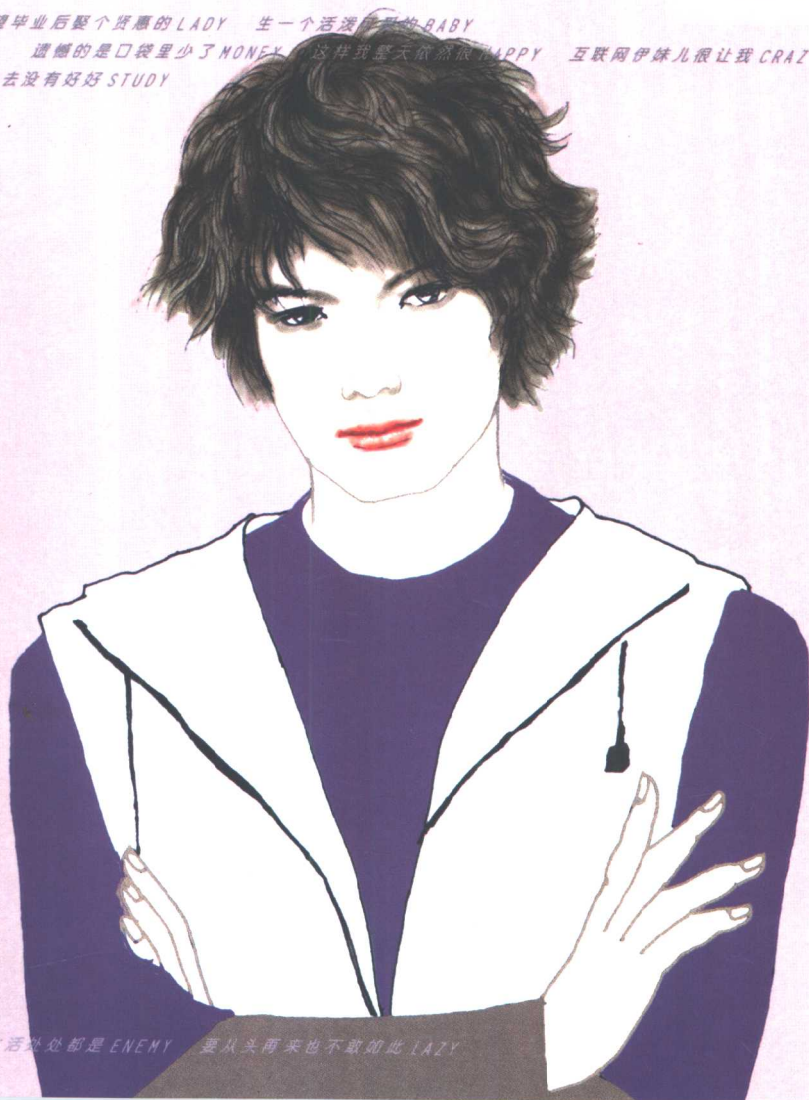


校园浪子

希望毕业后整个窝囊的LADY 生一个活透透的BABY

遗憾的是口袋里少了MONEY 这样我整天就成天HAPPY 互联网伊妹儿很让我CRAZY

只恨过去没有好好STUDY



所以生活处处都是ENEMY 要从头再来也不敢如此LAZY

PRODIGALS OF THE CAMPUS

校园浪子

刘小虎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浪子/刘小虎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

(同学一场)

ISBN 7-5360-3655-8

I. 校...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730 号

校园浪子

刘小虎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插页 190,000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3655-8

I·3009 定价:1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某大学男生宿舍八位男生趣味相投，自称校园浪子，对学习、考试、交友、恋爱、社会活动等，均以游戏态度应付。正确的意见，总是遭到攻击，错误的言行，总有人附和，还自以为有品位，有性格、酷。直到毕业那一刻，才知道虚掷光阴的错，才知道游戏人生的不该，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们的经历，只能成为别人的教训。

大一第一学期

“不行不行，抬出去打，我就不信摆不平你。”

晚十一点半，宿舍里停电了，一群人吵吵嚷嚷要把桌子抬到楼道里，借楼道里的灯光来打牌。几个人吹牛的声音一阵比一阵高，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牌有多好，感叹这把牌不打有多可惜，并不断揭别人的底，嘲笑别人说谎不知脸红。

不忙吹牛的人摸黑拿出脸盆毛巾洗漱去了。

折腾一阵，都上了床，我不管有人没人，“唰”地关上了门。

“小宝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又溜到哪儿去了。”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找谁呀，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我对门外大声喊。

“是我，开门。”门外的小宝叫了起来，接着便用软得发腻的语气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足以让任何人肉麻的话。

王建发话了：“小宝你太不够意思了，每天都这么晚才回来，大家刚睡着又全让你给吵醒了。这样吧，给你个机会，从一数到一千给你开门，要不自己骂自己三分钟也行。”

谈判破裂了。小宝不说话了，只是有节奏地不厌其烦地一下下敲门，如沉浸在《月光曲》中的贝多芬。宿舍中的人则如正在月光下倾听乐曲般沉静。

龙儿忍不住了，过去给开了门。

小宝冲进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掐住龙儿的脖子把他按倒在床上，龙儿如何辩解也不放手。

“哼，把我关在外面又来装好人，若不是做贼心虚又哪有那么好心给我开门。”

我劝慰似地火上添油：“别这么狠嘛，要允许人改过呀，照你这样以后谁还敢良心发现。”

“小宝别听他装好，他这叫兔死狐悲。你忘了上次就是他。”

“老眼光怎么样能看新问题，偷上一次便永远是贼吗，你总不愿意做亲痛仇快的事吧！你瞧他的笑多暧昧。”

“爱谁谁，反正我是火得不行，出了这口气就没事了，谁想折腾来折腾去，我也累了。”

上了床，龙儿煞有介事地说：“小宝今天自习去哪儿了，你不知道班主任这几天挂念你吗？点了三四遍你的名字了。今晚迟会睡，无论如何要想出个可信的理由，别让主任明天一见了便问：‘你的头是不是又和前几次一样晕得厉害？’”

“可我确实是头昏，”小宝辩解说，“再说你们也少拿主任吓我，主任每次开班会那几句我还不知道，一是上操别迟到，二是好好学习，三是男女交往要得体。”

“得体？不会是得到身体吧，要求也太高了点。”

一屋人坏笑。

“扫黄扫黄，过几天严打时，有三十块大洋我便搞检举揭发。”

“你看你看这便叫对社会不负责，有三十块大洋才揭发，不像话，我有二十五块便揭发他。”

“谁说的要扫黄，前些日子还喊的是引黄入晋了。”

“怎么每次不管说什么也能扯到这上边来。不说点高雅的，

施特劳斯,《红楼梦》什么的。”

“对,说点高雅的。香港新拍的《红楼梦》看了吗,林妹妹还是武林高手呢,经常咳嗽那不是病,那是练功练得经脉逆行了。”

“有道理,林妹妹的‘葬花词’里有这样一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刀光剑影的这不是江湖恩怨是什么。”

“电影就能瞎拍,潘金莲还是浙江十三船坞的总把头。”

“说起潘金莲我倒想起了个故事,你们听说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代了吗?原因有五:第一,日本人都长得比较矮,这是遗传;第二,日本的国旗中间是圆圆的一朵白,这是武大郎卖的炊饼;第三,武大后来思乡了,只记得故乡有条大河,便把他的后代叫作了‘大和’民族;第四,武大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认识的字不多,结果他写出的日本文字非是偏旁即是部首;第五,日本人的弟兄排座次时,老二叫次郎,老三叫三郎,何以老大不叫大郎而叫太郎?这便是避武大郎的讳。”

“瞎说,老几叫几郎,那山本五十六他妈真够累的。”

小宝:“我们村有人生了一个男孩,给计划生育罚了三千,后来生了个女孩子,又给罚了一千五。结果他给男孩起名叫三千一郎(男),女孩子则叫千五美(每)子。”大家笑。

小宝说:“中国人才这样起名,日本人起名有道理,一般是根据自己的住地取名。住地有岛的,名字里便有岛字,如大岛。住地有山的,名字里便有山,如山田、本田,田中龟。川岛芳子则是因为她的住所又有川,又有岛。”

李玉反驳:“别的你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但田中龟你可说得不对。日本人起名喜欢用自己喜爱的动物,田中龟是因为他喜欢乌龟,猫养司令是因为他喜欢猫,还有喜欢猪的,如猪头小队长。”

我又补充：“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起名也有自己常用的字眼。中国的男孩经常用军、兵、强、壮，女用梅、兰、竹、菊，日本男的喜欢用‘郎’，女孩子喜欢用‘子’，我认识日本两口子，男的叫朝三暮四郎，女的叫未婚先有子。”

一起哄笑乱哄哄吵了一阵，忽然静了下来，无话可说出奇地静，静得让人尴尬，只有床板在咯吱咯吱难受地叫。

“哎！真没劲。睡觉吧，一切都是假的，只有睡上一觉就不瞌睡了这才是真的。”

兴高采烈说上一个小时的话比踢一场球还累。我软绵绵地躺着在想动。神经异常亢奋，闭上眼睛，我能觉得浑身轻轻地抖，心卜卜地跳。

好些个夜晚难以入眠了。躺了一会，有了些睡意。正当我为今天能轻易地入眠而舒了口气时，迷糊中又有什么东西惊醒了我，我睡意全消了。

又过了一个晚上。

刚来大学的第一天晚上，人和人都不熟悉，没有聊闲话早早便睡去了。睡意正深浓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大家的梦。

门开了，进来几个陌生人，手电筒晃来晃去。

来人手拿着钢笔和记事本，逐个登记每个铺位的人员。

初来乍到，想这学校管理还挺严格的。

查完铺后，这些人临走了，其中的一人提出了个包来，说学校照顾大家初次出门，不会买东西，特地购进一批计算器以供出租，每个租金一百，问有没有人要。

我来自农村，村里不出产这样的骗子，再加上初出远门，自不知人心不古，江湖险恶。而对钱我却相当敏感，多处学来的各

种道听途说已让我形成的观念是：任何想从我的口袋里掏走钱的人都是骗子。

眼前这些人更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这些骗子的骗术不需要什么技巧，只需胆大便足够了，这套拙劣的把戏甚至不能算作骗术，只能算作闹剧。他们实在不高明，我想我可以干得比他们更有技巧。

只是我即使有贼心也没有人家那个贼胆，要不人家是骗子我却只是个凡人呢！岂止不敢做骗子，我连声张都不敢，那时候还不知道活着是很没意思的，还很看重自己的小命，我害怕被揭露后恼羞成怒的骗子会对我痛下毒手，我的态度是明哲保身——做贼的还不心虚。我倒先心虚了。

现在想起那时的我若能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大胆刁民，如今太平盛世，朗朗乾坤，尔等何敢目无王法，入室行骗，王朝马汉给我拿下。或是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小计略施，一个“110”便解决问题了。大家一定会称赞我勇敢机智，慧眼识妖。

而我从那第一天开始便注定了平庸，我至今仍默默无闻地随波逐流，只是比别人多一点毫无用处的悲哀。

开学时，学生处长集体训话：“……现在你们大家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而四年后的毕业之时呢？有的人已经遥遥领先，有的人却只能看别人扬起的尘土。同学们，加把劲吧！大学是知识的海洋，是最能考验一个人意志的地方，是勤奋者的天堂，是怯弱者的地狱！……”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我想完了，这四年我将要在地狱中度过。

我除了是运气好混得上了个大学，班里的别人问起谁在中学——起码在小学也有过一段辉煌。能考上来的起码也是多少个人

里面挑出来的一个，许多人都曾经很优秀，甚至是娇宠。来到大学却和以前不一样了，最大的不同便是睁眼闭眼全是大学生，可以说在大学校园里狗都比大学生稀罕。

无法逃避也无法选择，我进入了大学的学习生活。

开课了，第一学期开的全是基础课：数学、外语、政治、语文、制图等。不知是原因还是结果，我不喜欢数学，我觉得数学老师的笑有点谄媚。也不喜欢制图，老师的声音太难听，我觉得她更适合去给唐老鸭当配音。不喜欢政治，觉得他一点气质也没有，一股小市民劲儿。我只喜欢外语，觉得外语老师挺好看，特别是一双眼睛，跟孟庭苇一样，明净却又有点蒙眬，略带着哀愁的眼光中似乎隐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我问王建是不是觉得外语老师和别人的眼睛不一样，王建说当然觉得出来。我问他的观点，他说有啥，近视得厉害了都是那样。

双休日我到了工业大学找表妹。

除了偶尔听见楼上传来的阵阵笑声，长长的楼道走廊一片空空，一把铁锁把我锁到了朋友们宿舍的门外。

找到找不到她已经无意义了，反正我已经来找过。来的时候兴味盎然，此时已兴致全无，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已是该走的时候了。

西风吹过，黄叶满地金，一片萧索。出来不到两个小时，回去也无事可做，我仍急切地想回。

一阵悠悠歌声传来时我停住了脚步。靠在路边，双手握住树下的围栏，看着操场上跑动的身影，渐渐心已融进传入耳际的悠悠歌声。

歌的开始是一片迷雾，人恍如走进了一个梦境。雾散了，显出了小河围绕的村庄，红红的花，青青的草，弯弯的桥，还有一阵若有若无的嬉笑声从远处传来，消逝。歌声清纯却不轻快，总有一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愁。梦境随歌声的拔高而忽然消退了，现实仍是现实，现在过得怎么样没有说出，只是想回到童年时的家园，想重新找回童年的笑。对往事的怀念之情如一阵轰隆隆而来的雷，理智的堤已挡不住汹涌而来的愁。却又忽然开始消退，又渐渐变得柔和，又如一阵梦般的轻吟消失了。

此时的歌者呢？也许醉了，也许睡了，也许哭了。

歌声消失了，和来时一样的突然，我的心却不再平静，如天空刚刚飘过一片落雨的云。天仍是蔚蓝的天，只是我的衣服已被打湿。

心里涌现起一阵莫名的冲动，想翩翩起舞，想引吭高歌，想去倾诉这首歌所撩拨起的相同情怀。我不会这首歌，不过我总有一天会学会的。我想得到这首歌的歌谱，我也知道我一定能找见的。如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虽然曾经错过，有缘还会再见的。

回到学校后我几乎向身边所有的人问起他们是否听过这首歌。我没能记住多少歌词，只记得那童话般的世界；我也不能记住旋律，只记得那份纯美柔和。向别的人问起时，除了告诉歌词的大意和不太准确的旋律，更多告诉他们的是听这歌后的感受。等我迫不及待说完我的全部感受后，我看到的都是一脸茫然，或是听到他们关切地问：“你没病吧？”

我不会放弃，直到我厌倦的一天为止。

晚饭都已吃过了。宿舍挤满了一群迟迟不愿上教室的人。坐

一会，躺一会，从这个宿舍漫无目的地转到那个宿舍，如动物园中茫然走来走去的禽兽。

我看不惯这些，我应该干点有益的。每天下午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这些时间我若用来写日记，我现在都有一篇长篇自传小说了。每天下午我都在想，我想以前我干什么，我却想不起哪怕是一个下午我干了什么。

我没有打算把以后的时间利用，我知道我没那份恒心，能把握住今天我已经满足了。这便是超人和凡人的差距，我是凡人。

我洗了把脸往教室走。

王建拉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别有用心。

我说你们真是些俗人，堕落成什么样子了都还不相信别人能上进，不相信浪子能回头吧，我真为你们感到悲哀。算了，没时间跟你们说，我还要分秒必争。

小宝忽然说：“不是小玉让你早早上去吧？”

他们笑了，就是种自作聪明的浅薄的笑。

小玉是谁呀！我冷笑了一声，走了。

晚自习上了半截，觉得有点紧张，从后门出来，溜到了楼道。

微凉的夜风中，我看夜幕中若隐若现的小楼，看万家灯火的宁静和五光十色的喧哗。

无意中看见了不远处一样依栏凝望的小玉，我走过去跟她聊天。

小玉来自南方，她是一不小心来到我们学校的。直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手时，她才赶紧去在地图上查找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市属于哪一个省。

求学在外，故乡是永恒的共同的话题。山水里长大，山水里

成人，故乡微微的风，细细的雨，悠悠的水，绵绵的山，总是无边的眷恋。她说起了小时专门逗她哭的哥哥，她多病的母亲，还有她牙牙学语的小侄女。她说她从上学来的第一天她便开始计算归期，数还有多少天便可以回家。

夜色凄迷，她对着远方轻轻说，会心地笑。

说了一阵她不说了，低下了头。我扭头身子向前探了探脸，窗口传来的朦胧灯光下，我看见了 she 隐约闪烁的泪。

我不知怎么安慰她。

一夜秋风吹得乌云满天。听着楼外呼呼的风声，明天一定要冷了。我不想学了准备下去。正好小玉起身要走，我叫她稍等一会，叫她去我宿舍，有点事。

我们一起下了楼。

风吹得残菊沙沙作响，也吹得小玉的长发散乱地飘起在风中。风掀起她的衣脚，她拿手拢了拢头发，转过身去裹紧了衣服，显得更加窈窕。

看着她我笑了说：“帘卷西风，人比黄狗瘦。”

小玉没听清，还以为我夸她，也笑了说：“你们北方就是风多。你看你们这地方，到了这个季节几乎每天都刮风，一刮便是尘土飞扬，漫天黄沙。我们家乡才叫好呢，现在正是雨的季节，你们这儿有多少风，我们那儿便有多少雨。”

她沉浸在自己想象的故乡中，从她的表情中我仿佛看到了江南蒙蒙细雨中的那份恬淡和哀怨。

我仍不服气地说：“你看你，刮点风就不行了，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弱不禁风。再说风不好吗？秋风秋雨愁煞人，有了秋风才有了秋意，才能叫做秋。再说我们这地方的风也不多呀，不就一

年两场吗？一场东南风从春刮到夏，一场西北风从秋刮到冬。”

进了宿舍，关上门，立刻进入了一个温暖的世界。

我问小玉会不会缝衣服，她接下我递过来的大衣，问我有没有针线。

我高兴地夸她说女孩子还是干活的时候最可爱。现在的好些女孩子都以不会做饭不会针线活为荣，自以为公主似的，并把这当做是女性解放的标志，真是又笨又蠢。

我得意洋洋地告诉她说：“我告诉你，我国古代合格的妇女要求德容言工齐备。妇德即品德，妇容即容貌，妇言即言谈，妇工即女工，这便是你现在干的活。你要是到了从前，没准能落个贤良的名声。”

小玉笑着放下手里的活说：“差不多就行了，你再敢用这些封建残余来夸我我马上便走。”

宿舍里的人陆续回来了，她起身告辞。王建拦住了她：“别别，不急，你坐着，我们走还不行？”

一天的自习我上得早了，教学楼中还很静，几乎可以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

楼道中轻轻飘来一阵婉转的歌声。这声音如来自天际，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由远及近，熟悉的旋律在耳边飞舞，如一叠叠向我涌来的浪。

是我在朋友学校听过的那首歌，一定是！有所不同也许是因为唱歌的人不同，歌声已没有了第一次所听到时的伤感和迷茫，却是一样的清纯。

等到我从迷梦中清醒过来，才连忙走出教室时，歌声已终止

了，两个女孩打闹着从我的身边走过，留下一串的笑。

我认出唱歌的那一个叫小玮，她的教室就在我的隔壁，一个系的，只是比我高一个年级。

她的笑声和身影一同消失在教室，我才后悔没有追过去问她那是一首什么歌。要是当年能和她一起考上就好了，如今的一垒砖墙便隔开了两个世界，我渴望能在她一个人的时候见到她。

晚上的教室里坐满了人却毫无声息，如绷紧的弦。我在自己快要绷断的时候悄悄溜了出来。

我忽然发现了不远处的小玮，心头一阵惊喜。准备举步时我忽然又觉得很冒昧，她会怎么想呢？

由她去吧。我只是想得到我心爱的歌，又不是做什么亏心事。

我向她走过来，直到快踩了她的脚，她都没有意识到我来找她，只是下意识地给我让了让路。

我在她的面前站住了。她抬起了头，惊讶地望了我一眼，笑了说：“噢，是你，隔壁班的，对吧，有事吗？”

一层楼走来走去就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名字，却都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也许她对我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了，我有点得意自己还算小有知名度。

“没什么，有点小事想请你帮忙——你的歌唱得挺好听的，真的。”

她笑了，说：“是么，别绕弯子了，有什么事你就明说吧。”

我问：“今天下午你唱的那首歌是什么名字？”

看她全忘掉了，我又把今天下午她和谁一块，时间地点，直到最后把歌词大意和简单旋律都告诉了她。费了半天劲，她才若有所悟似地说：“噢，明白了，我还以为你是说什么，这首歌呀，

以前可流行了，你不会吗？”她顿了一下，在我露出笑意之前接着说：“不过我不会，真的不会，我也是没留神学了两句，随意哼了出来，还让你给听见了。怎么，费这么大的劲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叹了一口气后，我作出一脸沉痛问她：“你知道曲高和寡是什么意思吗？”转身走了。

圣诞夜到了，晚上下了自习，宿舍里的人兴高采烈地去了附近的教堂。王建拉我去。

“不不，坚决不去，我爱国。”望着他们的背影我不满地说：“假洋鬼子。”

“圣诞”在字典中的第一个意思便是我国千古文章之祖、万代帝王之师的孔子孔圣人的生日。孔夫子的生日没人知道，大家跑去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外国人过生日，就冲这份精神，耶稣知道了说不定有多感动。

我开始为其它各路神仙难过。中国的玉皇大帝，印度的如来佛祖，阿拉伯的真主安拉，怎么都斗不过一个耶稣。我想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耶稣和她妈妈的信徒是生活富有的美国和欧洲人。可见有了多国部队在后面撑着，神仙的腰也硬点。

不爱国的人都走了，楼中只剩虚空和寂寞，我才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个节日。节本是有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人过得多了，也就成了节。

我为自己能想出如此的哲理而得意。

小宝不知道刚才钻到哪儿去了，这时忽然冒了出来：“就你一个？别人呢？怎么都死不见尸？”

“除了我都去了教堂了。”

小宝和我抬杠：“你这就不对了，既然说都，便是全去了，为什么又要除了你？既然已除了你了，又怎么能说都？”

那几天我正在学外语，立刻就来了一句：“难道‘EXCEPT（除了没有）和 BESIDE（除了都）就没有区别了吗？”

敢情他外语不太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闷闷地走了。

第二天凌晨了，去过圣诞节的人们都回来了，一个个像吸了大麻。

我问王建：“玩得疯吧？”

“不，一出去了就想回来。”

“那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误末班车了，钱又不够打出租，幸亏有个地方昨晚免费早冰，玩了一夜。”

我笑了：“耶稣把你给坑了。”

过了圣诞过腊八，宿舍的人一起去学校食堂喝腊八粥。

王建说了：“你说也奇怪，咱们按说也都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呀，怎么没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悲凉。”

小宝说：“不仅不悲凉，我还觉得比家里好多了，家里哪有这么的热闹和自由。”

我们宿舍已形成了一种风气，有人发表了什么观点，只要是对的便有人反驳，错的便有人附和。

我随口反驳：“错了。你其实也想家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还不知道，你却倒知道我会怎么想了。”

“你看，你还不承认你想了，你要没想你又怎么能说出‘佳